

主編 高鶴亭

副主編 胡乃長

程麗澤

中華古典氣功文庫

(第五册)

北京出版社出版

主編 高鶴亭
副主編 胡乃長 程麗澤

中華古典氣功文庫

(第五册)

北京出版社出版

中華古典氣功文庫第五冊 目錄

一一八	道德真經集註十八卷	一
一二九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一卷	一四三
一三〇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二卷	一五一
一二一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十卷	一七一
一二二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五卷	二四六
一二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二卷（上卷原缺）	二七三
一二四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三卷	二八八
一二五	道德真經集義十七卷	三二六
一二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	五四一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繪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人之所好也送子以言曰吾不能而近於死者好謀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已為人臣者母以有已孔子自周及于魯弟子清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彌尊夫遠方言老子曰謹奉教自周及魯

子之建蓋三千焉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注云列仙傳曰

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秦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依物色而

述之果得老子老千亦知其守若書九

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守若書九

篇名關今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

物色而遊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仲尼弟子列傳曰

周則老子於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

楚老萊子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

之後百二十九年注云徐廣曰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周本紀曰烈王二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周太史儋見秦獻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子官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

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老子無

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

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

老聘之傳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

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

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作臣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

出皇甫證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

國人也自居姓名居河之涇者老子章

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自玄河

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

也漢文帝時結草為老子之宮有前不解

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

帝即駕從問之公曰道者德貴非可逆問也

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無所此則所疑自

解于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

在河上公河上丈人教安期

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

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傳蓋公

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首相國

師正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者諸生問所以

安集百姓如齊政俗諸儒以百數官人

珠參未知所定開膠西有蓋公善治貴

言使人得樂請之此見蓋公為官治道貴

正堂舍蓋公為其治安用黃老術故相齊

九年齊國安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

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見續

長編

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

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為以至於無

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

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

道也叅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

老之道以致升子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

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

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

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見續資治通鑑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

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并皇宋類苑

真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錄板

史道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清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

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靜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見皇宋中興紀事本末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清燕嘗從容奏及道本恭得聖訊孔老元無二道韓愈析之非是嘗親製原道辨首以賜大昌見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為道士入天台山辟書

宋解經姓氏

無夢抄得老莊之音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虛子然字中慶齊召見遊所著道經藏室纂微篇 略說真明大師

涼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溫國文正公

穎濱蘇轍字子由眉山人有號穎濱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荆國文公

王雱字元澤荆人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人號曰陶山先生

劉摯字仲手開封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字希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

達真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恕蜀人

陳象古名在黨籍中

葉夢得字少蘊姑蘇人白號石湖翁

清源子劉驥字德相宋州人

晦菴朱熹字元仲建安人自號晦菴

黃茂材 字少譽 福州連江人 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 字泰之 新安人 文簡公
林東 字子晦 福州閩縣人 自號三山樵子
本來子 邵若愚 錢塘人

道真德經集註 第一卷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真逸彭紹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

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

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

口所能辯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

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

陳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

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為不然曰道亦可

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

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頽瀆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

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

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

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

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

道真德經集註 第二卷

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
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
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
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今無

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

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

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

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

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

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為之常而說

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

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

可名猶百家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

不該不徧非真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

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

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

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

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陳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賴瀆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

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

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為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真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為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為形妙者為息是謂命也人生

天地中天地無為因人顯用三才備矣萬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

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未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強為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闢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佛流

疑以為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做無數可數故老子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為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做形而言則為像對器而言則為撲曰象曰撲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

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瞰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遂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微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

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迷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為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微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微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為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微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觀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哉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

人之言相為終始

頽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為體動為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關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

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微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為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

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已

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為善而已之所非為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頽瀆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

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

知美之為美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為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為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

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為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

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

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

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

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頽瀆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

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

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

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

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為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頽濱蘇轍曰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及常而復朴也失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為友者矣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有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

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做以為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天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違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舖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不以實位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穎濱蘇轍曰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為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不以能生為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為時固不自恃適然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隙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奪致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為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詭譎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

聖人者不就不利不違害不樂壽不衰夫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已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感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孺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弱於利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嫱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為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觀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膽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御註曰辯者不敢聘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今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宋鶴林真逸彭和纂集

侍五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

不盈沖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觀桓之

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

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

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

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考者深歎詠道

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

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

注酌湛然體合萬象善惡斯係動植咸歸

故為萬物之宗

頽瀆蘇轍曰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

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

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

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

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在地則為地六

蓋沖氣為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

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

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

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

所謂疑始是也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或者疑問之辭

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

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

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

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

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

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

作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

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

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勿沖大盈若

沖沖氣為和皆以不極手盈為義或之者

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

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

之未出為有者是夫不盈者未能遽及乎

無也則似之而已

挂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挂其銳則不爭解

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

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

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止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頽瀆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

之挂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

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
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
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兼萬
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
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
挂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
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
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

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
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銳挂
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
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
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
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
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
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仿

佛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
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
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
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象之大者莫
大於天故為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
真精真精生沖氣沖氣生天地天地生萬
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
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林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
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
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
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
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
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
薄惡之也

頴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
之也譬如結芻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
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
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
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

喪吾無與焉雖未當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
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
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
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函巾之以文繡尸
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
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
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
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

而不自以為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程大昌曰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小矣槩連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槩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真相忘也

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游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為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為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御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橐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籥之合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頽濱蘇轍曰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王雱曰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

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无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信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橐治籥也籥其管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籥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陳本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頽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